7版 副刊

高郵日報

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
戊戌九月初四

责任编辑:居永贵
版　　式:张　勇

孟城驿

在线投稿:http://tg.gytoday.cn　新闻热线:84683100　刊头题字:周同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http://www.gytoday.cn

《绿果》自序

□ 王三宝

每个人都有一块园地，有人喜欢种豆,有人喜欢种瓜,我却喜欢种文字。

我种的文字有一个名字叫朴素,她是从乡村的田野里爬出来的，是从农人的乡音里跳出来的，是从我对故乡和周遭人事物的深厚的情感中流出来的。尽管城市的繁华、喧嚣、浮躁时常躲进我的文字里，但始终脱不去乡野的味道和情怀，这味道和情怀就像乡村盛开的栀子花纯朴而芬芳。

我向往着朴素、坚守着朴素、赞美着朴素,朴素是钻进我骨髓里的东西。乡间的太阳高悬而明亮，她把我内心所有朴素的元素敞亮在众人面前。话也说回来，朴素有什么不好?朴素是普通的,普通是平常的。平常不平庸,平凡不渺小。普通的人自有普通人的乐趣，在法律这位巨人为你撑开的蓝天下,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。想吃啥就吃啥,想说啥就说啥,想干啥就干啥。不求名利,看看书、写写字,唱唱歌、跳跳舞、钓钓鱼,让生活充满情趣和快乐。我的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文章写的是平平常常的人，说的是平平常常的事,讲的是平平常常的理,在我的心里,她虽“朴素”却散发着淡淡的芬芳,是一串串清纯朴实、水灵晶亮、酸酸甜甜的“绿果”。这些“绿果”粗略地分为三类。一类是“心情风景”,一类是“心田清泉”,另一类是“心灵契合”。

心情的风景主要展现的是故乡的风物。如“三绿篇”(《绿墙》《绿荫》《绿果》)是个人性情与乡情的契合，是田园与文字家园的契合;《鸟鸣，花一样温馨》《蛙鸣,湿漉漉的乡音》《蝉鸣,热情者的歌吟》,我把这三篇美其名曰:“三鸣智”。鸟、蛙、蝉是乡村特有的歌手，听到它们的歌声就有一种亲切之感，仿佛又回到了故乡、回到了一年四季都有歌手弹唱的乡村舞台，心便融在难忘的乡音里了。写故乡的一组散文:《故乡,你总让我心想事成》《秦观故里三垛镇》《在三垛少游村倾听春天的故事》《小广场、大天空》,这几篇文章都是生我养我的故乡的人和事紧紧抓住我的灵魂，让我大有一吐为快之感。至于我写亲人的几篇散文,都是带着一份真挚、一份爱意和一份孝心去写的,如《收获金秋》《金缘弹谐音》等。

我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精神照耀着我、温暖着我、感动着我。他们就像心田上汩汩流淌的清泉,让我神清气爽,精神振奋,以至于我不得不拿起笔来讴歌他们、赞美他们。陈景国、徐晓思、孔锐、黄国禹、黄海涛、吉华明、孙晓玲、王教练、蓝欣、郭琴以及《朴素里的芬芳》《柔软心》中的“她”,都是其中之一。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,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很可贵的东西，那就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和对理想情操的执着追求。

“心灵契合”是我对人生或文字的一点感悟。这些感悟都是经过深刻的体验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思想火花。它时而温暖,时而明亮;时而厚重,时而轻松。《忍让,宽人利己的美德》《快乐永远年轻》《一盏温馨的灯》《感恩是对爱的最好回报》……这些思想火花直抵心灵,每每读到这些文字都能让我在厚重之中迸发出一种轻松、明快和温暖。

《秀娟》《抱团》《送餐券》《醒》这几篇都是带有一点情节的散文,读起来有小小说的味道。我的目的是想让文章有曲直感，增强其内在的引力。效果究竟如何,由读者去评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集子中的图是我的恩师—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全国著名漫画家陈景国先生所画。他是我的老师,也是我女儿的老师。他为人正直、真诚、和善,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。集子中的每一幅画都是根据我文章的内容精心创作出来的，都是一颗颗闪亮的珍珠,它丰富了文章的内容，增强了读者阅读的情趣。在此,我要向陈景国老师致敬,他再一次用手中的画笔给他的学生予以鞭策和鼓励。

用清净心看世界,用欢喜心去生活,用平常心生情味,用柔软心除挂碍。普通一点,简单一点,朴实一点,自然一点。留一缕芬芳于美好的人间,足矣!

寒露

□ 邵龙霞

晨起,去拜访附近的小树林。一缕缕阳光,透过树叶,洒在林间的小路上,就像撒下一地的碎金。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气,夹杂着丝丝甜蜜。秋风吹过,略带寒意,一件薄衫似乎已经抵挡不住这番清冷。此时,才发觉,已是寒露时节。

寒露，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，属于秋季的第五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这样描述“寒露”:“九月节,露气寒冷,将凝结也。”如果说“白露”标志着天气由炎热向凉爽过渡,而“寒露”则意味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。俗话说“吃了寒露饭,单衣汉少见”,所以,这个时节的大街小巷,成了各式风衣的秀场。

“寒露,寒露”,轻轻叫出声来,感觉这名字娇小、内敛、清瘦。而在我的眼里,“寒露”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,她用色极为大胆,甚至有点奢华和铺张,明黄,橘绿,绛紫,湖蓝……各种颜色,相继登场,让人目不暇接。

想起去年的寒露时节,几个朋友相约一起去大兴安岭,看层林渐染,看秋色斑斓,那一树树的金黄,一树树的嫣红,黄绿相间,万紫千红,层层叠叠的色彩,美得就像童话,让我们有了微醺的感觉。于是,一行人在林间大声吟唱,“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? 总是离人泪……”我们吟得动情,唱得销魂,请原谅我们没有道出其中的悲悯。人生何处不相逢,人生相逢在何处?有些相遇,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,唯有对酒当歌,唯有灿烂一笑。

白居易有诗云:“袅袅凉风动，凄凄寒露零。兰衰花始白,荷破叶犹青。”寒露时节,是成熟与萧落的交替,是生长与凋谢的更迭,是用华丽的剧情来迎接安静的落幕。此时,万物长到极致,果实缀满枝头，有些花朵开始悄悄与这个世界告别，有些树叶静静地投进泥土的怀抱。有人说,愁,是心上秋,看落叶翩翩,看黄花满地,不免黯然神伤。而面对鸿雁南飞、蝉噤荷残的情景,寒露不动声色,她抛出自己的菊花印章,在大地上书写最热烈最浪漫的诗行。菊花,不仅可以入眼,还可以入口、入肺、入心。寒露时节,约上三五好友,看一丛丛菊花盛开,再吃几块菊花糕,饮一两杯菊花酒,心里盛满的亦是喜悦与满足。

在我的家乡,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:“寒露时节人人忙,种麦、摘花、打豆场。”农人们摘完田里的棉花,种下地里的麦子,荷锄而归,一家人围坐在庭院里,吃饭,聊天,桌上少不了现捞的鱼虾。每逢有客人来,便会端上水乡的特色大闸蟹。此时正是吃蟹的好时节,尤其是母蟹,黄膏丰腴,味道极其鲜美。

寒露来临,秋已深,露渐重,人静敛。而寒露似乎是北风苦苦相恋的女神,寒露至,北风迫不及待地赶来相见。在这一场盛大的约会里,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? 当第一场北风来临的夜晚,我们最好泡上一壶白茶,静静地看云、看月,谛听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。然后,铺开一张洁白的信纸,给远方的朋友写下一句话:天寒露重,望君保重。

此时的窗外,寒露与北风相视一笑,准备叩响冬天的门环。

青云谱里念王孙

□ 居述明

暑期将告罄的时候,去南昌作短游。

滕王阁当是要去的,就如去苏州不登虎丘,游扬州不尝尝淮扬菜,实在说不过去。不过除了这些所谓标志性的景点,也不是无其它佳处。青云谱就是这样一个所在。

时值八月,天热得放肆。青云谱内还算凉爽。园内老树虬蟠,修竹森森,清流逶迤处,亭台楼榭错落而置,让人疑有身处江南之感。

我所认为的消夏的好地方,游人却零零星星。不过,人少也好,可以懒懒地走,静静地看,还可以发点幽幽怀古之思。

园内有朱耷墓,并不难找。今人用水泥覆盖圆拱,前立一碑,勒“八大山人之墓”。实为衣冠冢。旁边有几棵四百年的香樟,诉说岁月沧桑。不远处是其弟牛石慧的墓。兄弟二人咫尺相望,谈画论诗,想来也不寂寞。

中国历来有“家天下”的观念。一次,朱家溍与启功逛故宫。朱家溍对启功说:“到君家故宅了。”启功纠正说:“不,是到‘君’家故宅了。”言毕,二人相视一笑。朱家溍说“到君家故宅了”,是因为启功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。启功说“到‘君’家故宅了”,是因为清代的皇宫是爱新觉罗氏接受明代朱家的旧业——朱家溍先生是朱熹后人,非朱元璋后裔,只是同姓朱罢了。

上面两位先生谈笑时,大清已废多年。朱耷贵为王孙(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),自然没有二位的那份洒脱。朱明亡,他先出家为僧,后又成了青云谱的道长,不仕大清,也为自保。平日放纵笔墨,以写意花鸟为后人称誉。兄弟两人,兄以“八大山人”为号,草书似“哭之”,且肖“笑之”;弟以“牛石慧”名,草书成“生不拜君”。其意不言自明了。

原青云谱的大殿现在是八大山人纪念馆，藏八大史料及书画百余件。我于书画未窥门径,走马观花,有些看不懂,有些也觉着好，却也道不出个一二来。馆内藏两幅长卷,其一书兰亭集序,其一为花卉,绘墨荷数枝,长丈二尺,宽约尺余。或谓八大真迹,难说。三百年来,清“扬州八怪”、吴昌硕,近代齐白石、张大千等对八大均推崇有加。传张大千喜八大,藏八大书画三十五件。不仅喜欢,还能以假乱真,不少藏家都吃过他的亏。方地山赠联大千:八大到今真不死,半千而后有何人。一半是说大千对八大的传承，另一半乃扬大千自成一家。且抄郑逸梅先生《艺林散叶》中的一则掌故:程霖生出巨价购得八大山人绘花卉四幅，每幅长丈二,阔仅尺许。其中一幅为荷,梗长八尺余,一笔到底,劲力弥满。程曰:张大千虽善作伪,决无此魄力也。胜利后,霖生死,有人以此询大千,大千曰:四幅均我所作也,当时将纸幅铺于长桌上边走边画而已。此眼前长卷,是否为张大千所作?无法起先生于地下而问之了。即使是张大千笔墨,也确值宝藏之。而今知张大千者怕是不逊于知八大吧。

出青云谱,即所谓梅湖,缘湖而行,步移景换,翠竹夹道,游人寥落。伴游的亲友说，目前整个梅湖景区为政府管理,免费开放,难以为继;已与他所在公司谈洽，将转为公司运作,力争打造成第二个滕王阁。看来这幽静的所在不久即成车马喧嚣之地，也不知身为滕王阁一代阁主的朱权是忧、是戚? 不觉思之怅然。

扰了八大山人的清净，就不怕他瞪你一个向天的白眼吗?

老正大席庄

□ 孙士琪

昔日邮城北市口,每一条街、巷、店号,都有一段传奇……

在清同治初年(约1862年),邵伯人黄有林(字锡九)一家人来到高邮北市口谋生,只能在空心街（现为猪草巷）之北租到几间店面,从事弹棉花业务,代经营做棉花生意。由于他勤劳诚实、服务周到,站稳了脚跟。生意有了起色后,又开始经营草席生意,但由于地势偏北,不靠北市口中心,草席生意远不如正大席庄的业务。

这时的正大席庄业务,也受到了不公平竞争,那些草席贩子们用低价从仪征购买来劣质草席,一齐在“正大”门前叫卖。“正大”的草席质好价高卖不出去,生意萧条陷入困境。怎么办? “正大”的老板是宁波人李姓,他委托代理人杨广才(仪征朴树湾人)管理店务。李老板精明强干,善于经营,杨广才在其授意下,筹思对策,施行了“借刀杀人”之计。杨每晚派店中伙计,用淡盐水浸泡朴席,当夜吹干,使朴席发挺好看;第二天不惜赔本,以低于产地价格,向贩子们抛售。并且宣布“正大”只做批发,不向群众零售。于是席贩子见有利可图,便不到产地贩运,而乐于在“正大”就地批发,就地销售。结果一年不到,大部分农民、市民们买回去的草席都朽坏了,叫苦不迭,上了席贩子的当了。一传十、十传百,席贩子在高邮站不住脚了,不得不离开高邮码头,销声匿迹了。

清同治末年(约1868年)北市口发生了火灾,“正大”付之一炬,李老板的不公平竞争,害人害己,他决定不开正大席庄了。

“正大”的房产和地皮是孙姓的(旧时北门大街所有店面房产有一半是孙姓的),这时有“黄正茂”“谢义茂”“一言堂”三家同行业席店老板,争夺这块店面和招牌。结果黄正茂提出:在旧地皮上砌成上、下8间营业用房,其房产权为孙姓所有,同时每月照付租金的昂贵代价,争得了这块店面和招牌经营权。他把店名更改为“老正大席庄”,刻成砖雕砌在店门的门头之上。

黄有林开设老正大席庄后,仍聘用杨广才为头柜(管事),为黄氏“老正大”打下了业务基础,立了大功。以后杨广才病故,黄老板每月仍照发他家生活费表示关怀……

此后黄又重金聘用周山居河人任九龄为头柜，任对高邮四乡八镇的人眼很熟,善于拉生意,对“老正大”的业务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。这说明黄有林很会用能人,对黄家发家致富有独到的见解。

现时市场竞争很普遍,而旧社会也是如此。什么“无商不奸”的说法,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。商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,不会赚钱也不是一个好的商人。赚钱,要看怎么赚法。合理的利润,是应该赚的。如囤积居奇、高抬物价赚黑心钱,这就不对了,这就是奸商。

民国初年(1912年)北市口的谢义茂花席店在老正大席庄紧隔壁又开了一爿花席店，砌一样的砖墙门面,一样的柜台设置,署名“真老正大席庄”,以假乱真,分流不少“老正大”的生意,因而引起了商业纠纷。黄家为维权向县衙起诉,告发谢家盗用黄家招牌。县衙判决“老正大”改为“老老正大”,以后谢家又将招牌改为“真老老正大”。民国八年,官司复起,黄有林五子黄恒福诉状告到扬州,扬州又发文给高邮县,判决为:黄家改用“真正老老正大”,谢不得加目。黄家遂在店面旁边墙上勒石为铭。民国十一年,谢家“真老老正大”竞争不过黄家,而自行关闭,之后店面由黄有林之孙黄安庆承租。谢家的“真老老正大”除名后,黄安庆开设新新百货商店。

这时的黄氏家族是人丁兴旺发达，在高邮全城开有南正茂花席店、黄正茂花席店、老德茂花席店、新新百货商店、茂新洋行(专营美国货)等分店。

“真老正大”的经营绝招:

一是:加强自我宣传,扩大民间影响,依法维护自我合法权利,合法经营不欺行霸市……在柜台竖起“真不二价”的金字招牌,在店内挂上“自运卫生通花,拣选苏、宁朴席”的醒目对联。同时注册“和合”牌商标。

其二是:注重商品质量,所经营的草席都是从苏州、宁波、仪征的机户中选购的,出售前通过工人再加工,选用炭火微烘疏松,然后拉严,先推后溜,找席尾子,挑结补经,打毛头,整理平光后方能上柜销售。售出的席子能做到滴水不漏，站立不倒,十多年不坏,售后服务也做得很好。

其三:明码标价,按质定价,不还价,不赊欠,保证足码、足秤。

其四:为顾客作参谋,分对象售货,对农民兄弟供应质地厚挺、保温耐磨的宁波席子,对城市居民则供应纤薄光柔的苏州席子和仪征朴树湾席子。

老正大席庄以货真价实、服务良好赢得了顾客的广泛称赞,年销售席子十多万条,棉花近千担,营业额十多万银元。

1956年“三大改造”时,“老正大”加入公私合营,名为公私合营高邮花席商店老正大门市部。1958年公社化期间,店员下乡支农劳动，业务转交高邮日用工业品中心商店后,“老正大”不复存在。

滕大先生

□ 滕志林

滕永清,高邮甸垛人,年轻时饱读诗书,清光绪年间中秀才。乡试时,他的试卷被一阵风刮到了考舍屋顶上,他向主考大人要卷子重考。主考大人不准,说:这是天意,你就认命吧。仕途失意,他就回来一边教书,一边自学医书,给村民看病,渐有名气。

某年夏日中午,他去甸垛小吴庄访友,见一农人在挑稻把,就上前说道:你多大了?不要再苦了。农人疑惑不解。他说:我听你打号子的声音,嘶哑无力,你的肺子病得不轻啊,恐怕挨不到开春了。说完就走了。农人不以为然,还骂他胡言乱语“发神经”。后来那农夫真的在那年冬天肺病发作，不治而终。此事一传十,十传百,他的名声大振,自此,人们都尊称他为“滕大先生”。

一年大年三十,江都丁沟一患者上门求医,得的是蹊跷怪病,腹痛难忍,四处寻医,都不见效果。滕大先生见患者面色蜡黄,搭了脉,看了舌苔,并没有像一般郎中开方子,让病人去药店抓药,而是悄悄地踅到后院，取出自制药丸,嘱咐病人回家和酒服下。

到了正月初五,病人专程上门报喜,答谢滕大先生,说他开的药虽腥臭难闻,却药到病除,真是神了。滕大先生莞尔不语,事后才知,他所制药丸竟含自家后院的鸡粪若许。

那些年头,外庄人慕名来甸垛找滕大先生看病,常走水路。他家门口有一条河,河里的船只首尾相连,时常排得一眼看不到头。

滕大先生替人看病，用药精准,往往就地取材,自制药方。如今,后人还保存着他看病时捻中药材用的捻槽呢。